

多丽丝·莱辛
DORIS LESSING



特别的猫
o u c a t s

[英国]多丽丝·莱辛 著
邱益鸿 译

译林出版社

特别的猫

[英国]多丽丝·莱辛 著
邱益鸿 译

o n c a t s
D O R I S L E S S I N G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特别的猫 / (英) 多丽丝·莱辛 (Doris Lessing)
著; 邱益鸿译. — 增订本. — 南京: 译林出版社,
2018.6

(莱辛作品)

书名原文: On Cats

ISBN 978-7-5447-7271-6

I.①特… II.①多… ②邱… III.①中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15226 号

On Cats by Doris Lessing

Copyright © Doris Lessing Productions Ltd 1967,

© Doris Lessing 1989, 2000, 2002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onathan Clowes Ltd.
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8 by Yilin Press, Lt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3-311 号

特别的猫 [英国] 多丽丝·莱辛 / 著 邱益鸿 / 译

责任编辑 陈悦
装帧设计 兜宝事务所
插图 有鹿
校对 孙玉兰
责任印制 颜亮

原文出版 Flamingo, 2002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
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
邮箱 yilin@yilin.com
网址 www.yilin.com
市场热线 025-86633278
排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印刷 恒美印务(广州)有限公司
开本 850毫米 × 1168毫米 1/32
印张 6.25
插页 4
版次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447-7271-6
定价 39.00元

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。质量热线: 025-83658316

目录

特别的猫	1
幸存者鲁弗斯	139
大帅猫的晚年	171
译后记	194

特别的猫

第一章

我家坐落在一座小山上，盘旋于树林上空的鹰隼等鸷禽，大多与我的视线平行或偶尔略低一点儿。经常只要一低头，便能瞅着一双宽约六英尺的深褐色大翅膀，平展在金光闪闪的阳光下，贴着弯曲的树林边缘飞行。山坡下，田地已经犁过，不妨选一处犁沟躺下，最好是犁头转拐处的深凹坑，躺在里面，就等同于藏身在一道由青草和树叶筑成的屏障之下。双腿尽管被太阳晒得黝黑，但搁放在红褐色土壤上，仍显得苍白触目，还是要往腿上撒点儿泥土，不然干脆把双腿埋进土里。一群飞鸟在数百英尺的高处来回盘旋，眼睛紧紧盯着田野，搜寻老鼠、家禽或鼯鼠的踪迹。随便挑一只鸟儿，没准就是头顶正上方的那一只。也许就在那么一瞬间，仿佛看见鸟儿与自己对视了片刻，它用冷漠的鸟眼，直勾勾地盯着人类平静又好奇的双眸。在它那双巨翅中间，如子弹般窄小的身体下方，两只尖爪早已蓄势待发。大约过了

半分钟，不对，才二十秒，鸟儿突然一个俯冲，扑向选定的小动物，得手后旋即飞起，扇动着巨翅腾空而去，只留下一阵红色尘烟和一股热乎乎的气味。天空又恢复了原貌：辽阔而宁静的苍穹下，东一簇西一群旋转飞翔着鸟儿。然而，就在山顶上方，或许正有一只老鹰盘旋巡视，时刻准备着从侧方姿态潇洒地俯冲而下，扑向选定的猎物——我们家的某只鸡。有时它甚至会沿着林中的一条山道逆飞而上，一路上不停地调整翅膀方向，避开身边悬垂的枝条。这些老鹰为什么宁可违反自己高速飞翔的天性，不从高空飞落地面，反而选择穿行于林中山路的上空？

我们家的鸡圈，就是方圆数英里的老鹰、猫头鹰和野猫的鲜肉补给站，至少它们的敌人对此坚信不疑。我们家的鸡一天到晚都在无屏无障的开阔山顶自由活动，那耀眼的黑、褐、白等各色羽毛，咕咕喔喔的啼鸣声，脚爪窸窣窸窣的刨地声，走路时大摇大摆的样子，都是引起掠夺者发动攻击的最好标记。

非洲的农场有个做法，爱把煤油灯和汽油罐的盖顶除掉，往里面放些金属亮块，用来反射阳光，据说用此法能够吓走鸟儿。但是，我曾经亲眼看到一只老鹰，从树上飞下，无视周遭一大群黑人白人、猫呀狗呀，径直把一只昏昏欲睡的正在孵蛋的胖母鸡掳走。还有一次，我们正在屋外喝茶，

一只老鹰突然从空中直扑而下，从十几个人的眼皮子底下，攫走了一只藏身于灌木下的半大小猫。要是在漫长炎热的寂静正午，忽然听到一阵吱吱喔喔的叫声或是扑扑的拍翅声，就只有两种可能性：不是哪只母鸡被公鸡踩了脚，就是又有一只鸡被老鹰抓走了。好在我们家里的鸡多得是。话又说回来，附近的老鹰实在太多，用枪是打不完的。不管什么时候，只要站在山坡上抬头一望，必然可以在方圆半英里内，找到一只正在空中打转转的老鹰，而在它身体下方几百英尺之处，还有一个细小的黑影正迅速地掠过树梢，越过田野。我坐在树下休息时，经常看见地上的小动物们，只要一发现高空巨大鸟翼所投下的不祥阴影落到了自己身上，或遮住了树丛和草地上的阳光，不是被吓得动弹不得，就是慌里慌张地找地方躲藏。老鹰从不独来独往，向来都是两只、三只或是四只结伴出行。你可能会纳闷：这些老鹰干吗总在一个地方打转转？道理很简单嘛！因为它们借力的是同一道气流，只是高度不同而已。就在这几只鹰的不远处，还可以看到另一组鹰群。再凝神细看，就会发现天空中到处都是小黑点；若遇上阳光，小黑点就变成小光点，如同窗外一缕阳光下的尘埃。在这片绵延数英里的碧空中，究竟有多少只鹰隼？上百只总有吧？每一只都有能力在短短几分钟内掳走我们的家禽。

所以，除非愤怒到极点，我们一般不会射杀老鹰。记得那次，一只在鹰爪下凄厉惨叫的小猫，眼见着就要消失在天空，气得母亲举起枪朝空中一顿扫射，自然毫无收获，纯粹是在浪费子弹。

如果说白天是鹰群的猎场，那么黎明和黄昏就是猫头鹰的阵地。太阳一落山，我们就会把鸡群赶进鸡圈，可是已有猫头鹰守在树上伺机而动了；再说，晚睡的猫头鹰会趁着曙光初现，鸡圈再度开门时，下手捕鸡。

鹰群总是在阳光下活动，猫头鹰会在微光中活动，而夜光下活动的，则是猫，野猫。

这时，枪就可以派上用场了。鸟类可以在绵延数千英里的天空中遨游，但猫却不同，他们有窝、有配偶，还有小猫，再怎么总有一个猫窝。一旦发现哪只野猫选择在我家山上安家，我们就格杀勿论。趁着夜色，野猫会从墙上或是铁丝网上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缝隙钻进鸡圈作案。他们还会跟我们家的猫交配，引诱这些爱好和平的家猫，到树丛中风餐露宿，而我们坚信，我家的猫并不适合那种危险的生活。野猫的出现，让我们家这些娇生惯养的小东西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质疑。

一天，我家的黑人帮厨说，他在半山腰的树上看到了一只野猫。当时我哥哥不在家，于是我抄起一把来复枪赶了

过去。那个时候恰好是大中午，按道理野猫一般是不会出来活动的。在一棵并不高大的树上，那只猫趴在一根树枝上，冲我呜呜低吼，一双绿眼瞪着我。野猫的样子大多不好看，黄褐色的毛皮丑兮兮的，又硬又糙，身上还带着股难闻的味儿。她显然刚刚吃了一只鸡，案发时间就在十二小时之内，因为这棵树下散落着一堆白色羽毛和几块已经开始发臭的肉屑。我们讨厌野猫，他们一见我们就竖起爪子，呜呜低吼，他们也讨厌我们。这是一只野猫，我朝她开了一枪，她“咚”的一声摔下树枝，跌倒我脚边，在飞舞的羽毛堆中抽搐了几下，便一动不动了。换作平常，我都是立刻抓起那又脏又臭的猫尾巴，拎起尸体，扔进附近的一口废井里。但我总觉得这只野猫有点奇怪，于是弯下腰看了看她。她的头型不太像野猫的，毛发虽然粗糙，但与野猫相比还是偏柔软了些。我不得不承认，她不是野猫，而是我家养的猫。我们认出，这具丑陋的尸体，就是米妮，那只我家两年前忽然失踪的宠猫，当时我们还以为她是被老鹰或是猫头鹰抓走了呢。米妮有一半波斯猫的血统，身子毛茸茸的，摸着特别舒服。眼前的死猫的确是她，一名偷鸡贼。在我击毙她的那棵树附近，我们找到了一窝小野猫，但这些小猫崽儿实在太野了，把人类视为天敌，我和仆人四肢上的咬伤和抓痕就是明证。没有办法，我们只能把他们消灭。准确地说，是母亲找人消

灭了他们。由于一些家庭法则直到很久以后才得以建立，因此，这类讨厌的活儿，都是落到她的头上。

你们想想，家里常年有猫，但距离我们最近的兽医，也远在七十英里外的索尔兹伯里^①。记得，当年没人愿意给猫治病，母猫的麻烦事儿就更没人管了。养猫，就会有小猫，而且数量多，生产次数也多。所以说，没人要的小猫总得有人除掉吧。是家中的非洲帮佣或帮厨下的手吗？我记得，耳边常常听到这个词儿：bulala yena。（杀了它！）不管是家里的还是农场中的，受了伤的和体弱多病的牲畜家禽，全都逃不了这个命运：bulala yena！

但是，我家里有一杆猎枪和一把左轮手枪，一般是我母亲在用。

比方说，蛇通常就是由她处理的。家里有蛇出没是常事儿，我们就等于与蛇同住，这么说是很恐怖，却是事实。比起蛇来，我更害怕蜘蛛——那些体庞个大、奇形怪样、数量繁多的蜘蛛，想想都是噩梦。平日里我们常见的蛇是眼镜蛇、黑曼巴蛇、吹气蝰和夜蝰蛇。还有一种极其可恶的蛇，叫非洲树蛇。这种毒蛇喜欢缠绕在树枝或者廊柱之类远离地面的地方，谁惊扰了它，它就朝谁脸上喷毒液。它们通常待

^① 索尔兹伯里 (Salisbury)，是津巴布韦的首都，现名为哈拉雷。

在和人类视线平行的地方，所以常常有人被这种蛇毒瞎。但在与蛇同居的二十年里，这种惨事只发生过一次：一条树蛇将毒液喷进了我哥哥的眼睛里，幸亏一位非洲人用草药保住了他的视力。

但是，警钟依然常常响起：厨房里有蛇，阳台上有蛇，餐厅中有蛇；蛇似乎无处不在。有一次，我差点将一条夜蝰蛇当作一绞毛线给捡起来。幸好它先被我吓了一跳，发出嘶嘶的叫声，救了我俩的命：我吓得落荒而逃，它也趁机溜走。我家的书桌上堆了很多白纸，纸堆间有很多缝隙。有一次，一条蛇竟然溜进了纸缝中，母亲和仆人为了将它打死，花了好几个小时才将它惊出。还有一次，一条曼巴蛇闯入储藏室的谷物箱底下，母亲奈何不了它，只好平躺在地，将近在咫尺的它开枪击毙。

记得有一次，一条钻进柴堆里的蛇让一家人惶恐不安。我告诉家里人，我好像看到那条蛇窜进了两根木柴中。这句话却断送了一只我最心爱的猫咪的性命，因为我看见的其实是她的尾巴。母亲朝着一个移动的灰影开了一枪，随即响起一声凄厉的惨叫，猫的肚子被打破了一个大洞，血肉模糊。她在木堆中挣扎滚动，不停哀叫着，碎裂的肋骨下露出血流不止的小心脏。母亲一边流泪一边抚摸她，她终于断气了。而作为罪魁祸首的眼镜蛇呢，此刻正盘在几英尺外柴堆高处

的一根木头上，安然无恙。

另有一次，家中突然一片喧哗，人人惊恐。原来是在一条布满木槿和荆棘的乱石小道上，一只猫正在和一条舞动的小细黑蛇对决。小蛇倏地一下钻进一簇三英尺宽的荆棘丛中，躲在里面，用亮晶晶的眼睛盯着那只无法接近荆棘丛的猫。猫守了一个下午，绕着蛇藏身的荆棘丛一直打转，冲着对手又是龇牙咧嘴又是喵喵呜呜地怒吼，可是当夜幕降临时，小蛇便趁着夜色溜之大吉了。

许多故事没头没尾地在记忆中闪现。记得曾有一只猫，眼睛被蛇毒所伤肿得老大，躺在母亲床上喵喵哀嚎，后来怎么样了？还有那一只猫，腹部因涨奶都耷拉到了地上，一路哀哀叫着走进屋子，后来她又怎么样了呢？我们去工具房看她那窝躺在旧盒子里的小猫崽儿，却发现他们全都不见了。仆人看了看盒子周围尘土上的痕迹，说：“Nyoka。”是条蛇干的。

小时候，对人呀、动物呀、事情呀，遇见什么就接受什么，消失了就消失了，没有人告诉理由，自己也不会张口询问。

但现在想起猫，总是有猫，想起那桩桩件件与猫相关的事情，想起与猫相伴的岁岁年年，不由得为养猫带来的繁重工作而震惊。如今我在伦敦只养了两只猫，都常常叨叨，若

是有人敢说，养两只小动物能有多麻烦，能操多少心，这个人肯定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

那些年里，所有跟猫有关的活计都是母亲的事儿。男人主外干农活，女人主内打理家务，乃天经地义。即便乡下的家事要比城里所谓的家务活繁杂千百倍，她也得接手。因为单从性情上而言，那些活儿也非她莫属。母亲仁爱明理，善持家，尤其务实，极少感情用事。不仅如此，她还是那种懂得如何做事、也肯亲力亲为的女子。总之，她是一个厉害角色。

对那些事儿，父亲心里其实是清楚的，毕竟他是乡下人，但他的态度却不以为然。每当有事情必须解决，必须拿出对策，必须采取最后的非常手段——而执行任务者总是母亲，父亲却说：“所以说就这么决定了！随便你了！”语气酸溜溜的，有几分不满，却也不无钦佩。但到最后他总会服软：“大自然嘛，如果都能安分守己，不也挺好的。”

对母亲来说，能与自然相安无事自当竭力为之。的确，此事既是她的职责，亦是她的心头之痛，但她向来不会在多愁善感的问题上浪费时间。“你倒是挺好的，对不对？”她幽默地回答，其实心里是恼父亲的，因此母亲的幽默中略带怨愤，因为像淹死小猫，开枪射蛇，杀死生病的家禽，或者用硫黄熏白蚁窝这类事儿父亲一律不管不问，相反，他还喜欢

白蚁来着，常常看它们忙乎，一看就入迷。

所以我百思不得其解，为什么在那个可怕的周末，母亲会抛下我不管，把我丢给父亲，让我们与四十多只猫待在家里。

我思来想去，对她的行为，只有一种解释：“她这个人太心软了，连一只小猫崽儿都舍不得淹死。”

说这话的人是我，我当时正窝着火，说话的口气很不耐烦，也很冲。那会儿我正在跟母亲进行着一场“战争”，一场生死搏斗，或者说一场生存之战。母亲的离家是不是跟我俩的战争有关，我不得而知。如今想来不禁纳闷：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母亲突然勇气尽失？还是她是想以此来抗议什么？她的心里到底承受着怎样的痛苦？当年她突然开口说，淹死小猫崽儿，杀死病猫的事儿，今后别再找她，她说这话的真正用意又是什么？最后，她明明知道在我们家养猫成患已是事实，心里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为什么依然抛下我们独自离去？

自从母亲拒绝担任监管者与仲裁者之职，不再参与维持自然界的合理繁殖和不合理增生之间的平衡事务，不到一年时间，我家屋里、周围库房以及农场四周的灌木丛，全都猫满为患。小猫、老猫、半大不小的猫；家猫、野猫、半驯半野的猫；患上疥癣的猫、受伤肿眼的猫、跛腿的残疾猫，各

种猫一应俱全。更糟糕的是，还有六只怀孕的母猫。照这样看来，如果不赶紧采取措施，数周之后，我们家势必沦为百猫相争的战场。

是得采取行动了。父亲这么说，我这么说，仆人们也这么说，母亲却抿紧嘴唇，一言不发地离开家门。她离家之前去和她最喜欢的猫道了别。那是一只很老的虎斑猫，我家的猫全都是她的子孙。母亲一边温柔地抚摸猫头，一边哭泣。我仍记得自己当时的想法，觉得母亲是在自寻烦恼，并不懂得她哭泣是因为无助。

母亲前脚才离开家门，父亲就念叨了好几遍：“这么说，非做不可了，是不是？”是的，的确到了非做不可的时候。于是父亲给城里的兽医打了一通电话。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。我们家是跟其他二十家农户共用一条电话线，得等到别人聊完八卦或农场见闻后才轮得上，然后打电话到话务局，向他们申请一条可以跟城里通话的线路，等到有线路可以用的时候，他们再打电话通知你。这一等说不定就是一个小时，甚至两个小时。坐在一旁干等，望着群猫，巴望着这等龌龊事儿能速速了结，这样的等待简直就是一种折磨。我与父亲并排坐在餐厅的餐桌边，等待电话铃响起。最后我们总算联系上了兽医，可兽医却说，让成年猫死去的最人道的办法，就是用氯仿。距离我们最近的药店在二十英里外的